

書名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  
 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  
 安府刊本  
 撰者 明 戴璟 撰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編號 B4360900

# 卷十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  
 夫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  
 以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  
 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刑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  
 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  
 悉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屏石戴璟著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編漢唐通鑑 卷之十一

班彪王命論

屏石戴璟著



班叔皮本隗囂客而勸囂歸漢乃著王命論以風切之其言論高祖之興信布項籍王莽之廢大率有命其言是矣范曄稱其行不違方言不失正是也然愚謂彪之言亦語焉而弗詳耳夫性命之理聖人罕言無曰天高高在上也觀之人心而已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視聽自我民視聽達於上下敬哉有土言人君當以敬民爲先務而已矣又曰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言觀天命考之人心也豈民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命哉吾觀高祖之興有斬蛇之異有覆雲之祥固由於天授也然其本

白於有寬明仁恕而秦民悅服耳項籍則殘忍之雄信  
布王莽則篡逆之賊此固人心所不與也人心之所不  
與即天命之所不歸可知矣光武大度同高祖則天人  
交應而漢有再興之勢庸可辭乎隗囂何人不過起自  
盜賊妄希富貴耳班叔皮著王命論不究其本而徒以  
命爲言夫豈至當不易之說哉夫囂之客曰班彪曰馬  
援曰來歙曰申屠剛皆與王之佐而棄蜀歸漢則人心  
之不與又可知矣何以命爲言哉使彪能陳天命人心  
去就之本以感動人心則數子歸漢之後囂亟來歸漢  
而敢帝一方乎

璽書賜竇融

竇周公自守河西聽班彪之策而決意東向周公可謂

知去就矣光武以璽書賜之不迫其來而使之擇蜀漢  
不拒其來而授之涼州牧讀其言有溫厚而無忌刻有  
和易而無猜疑且六國合從尉佗制七郡之語必知其  
有游說之者又何其明且速也此固融歸漢之計益決  
而當時以天子明見萬里也自愚觀之融早孤以任俠  
爲名莽末爲波水將軍則嘗事賊矣莽敗又以軍降更  
始爲鉅鹿太守則未嘗擢君而事但以榮身保家爲計  
耳然則融之歸漢亦不過以天下擾亂河西斗絕不東  
向無以自安也而豈誠有慕義之心哉光武璽書賜之  
似明而非明也愚嘗謂融之心使漢業不成又將顧望  
他國而豈有伏節死義之事哉而史贊其奉圖歸忠繆  
矣

明見萬里之外

光武賜寶融璽書上言桓文之輔國中言六國之合從下言尉佗之專制其與隗囂遣辯士所說之語若合符也此河西之人以為明見萬里之外而寶融歸漢之計益決也然自愚觀之河西之人謂之明見萬里之外也天下後世之人孰謂其明見萬里之外哉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言惟聖人無遠而不察也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惟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言惟聖人能無幾而不明也夫知幾必歸之聖人者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故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大學曰安而後能慮莊子曰太宇定者天光發此之謂也光武感情於讖記而聖賢正心修身之道樂乎未聞然則何以視遠惟明

哉故以吏事責三公而紀綱不能明廢后易太子而倫理不能明以逢萌為社稷臣而於人則不明以讖記行封禪而於道則不明蘇子由所謂光武專以一身任天下而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及者多矣然則璽書賜寶融亦不過天資之美而有意想測度之私耳所謂不幸而中也而豈聖人之瞻言百里知來藏往者哉

耿弇比韓信

光武以耿弇比韓信由今觀之信破歷下以開基弇攻祝阿以發迹此其功足相方矣又田橫烹鄒生橫降高祖詔其弟衛尉酈商不聽為仇張步殺伏隆步降光武比韓信其誰曰不然然謂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

其功又難於信則過矣以信之將畧定三秦平六國兵  
威所向當之者破項籍以拔山蓋世之才垓下之敗尚  
能以一身殺千人潰圍而出此古今之勳敵莫如焉信  
大破之垓下則非光武時群盜庸劣之比矣而豈可以  
擊已降少之哉然則耿弇比韓信孰優愚竊以為以  
將畧言之則信之才伯昭不能及以臣節較之則伯昭  
之德信亦不能及何也伯昭少時能棄更始歸漢而又  
說况助兵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矣况未嘗矜伐以  
功名終則豈信之先從楚而後歸漢至於請為假王復  
降匈奴身陷大逆自貽伊戚者哉

周黨嚴光等不屈

炎作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圖復舊物海內英雄聞

風奔附皆欲效勤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鼎  
已定延訪幽隱粉飾中興正抱道君子雲龍魚水相逢  
之日也周伯况嚴子陵等三聘而後至何耶伊之耕莘  
傳之築岩呂之釣渭時未嘗無終身之念也一旦幣聘  
之勤繪圖之肖憂光之徵遂幡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  
後世未嘗有非其改節者今黨光等雖應聘而起終不  
為所屈何歟愚謂范升毀周黨友人誚王良二人之不  
屈或者以隱為高而孔子所謂疾固也若嚴光者侯霸  
誡其言范升不之毀則其不屈殆有深意存焉者夫豈  
二人可同日語乎蓋光少與光武同游學自莽地皇壬  
午起兵至漢建武己丑而後下詔徵之十七八年之間  
身跡存沒畧不往來于懷其與抱薪進飯卒然相遇慈

懃者有間矣豈先生懦腐不足以談兵歟湯以尹為阿  
衡丁置傅於左右文師呂為尚父光武於先生撫之以  
咄咄日之以狂奴官之以諫議其處先生亦褻而易矣  
宜乎子陵之不應也且光武察察自以吏事責三公其  
後空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之故決去不疑以全故  
舊之義乎吾聞之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光武於郭后止於無寵廢之矣糟糠之妻尚如此而况  
貧賤之交安足倚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子陵所以  
為高也故其後助成東京風俗之美雖奸雄僭竊之徒  
環視漢鼎而不敢顯然攘取之千萬世之下興頑立懦  
其有補於名教大矣夫豈周黨王良輩可同日語哉易  
曰鴻漸于陸羽可為儀其子陵之謂矣

客星犯帝座

甚矣英才遇用之難也以周公之聖而召公且不悅以  
孔明之才而張飛且有言又况人不皆召公也不皆張  
飛也而廓寬宏之度絕忌嫉之私者世能有幾耶史謂  
嚴光與帝同卧光以足加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  
急竊有疑焉夫先生精爽上應天象語其賢當為德星  
語其出當為輔弼星語其處當為少微星而曰客星可  
疑一也睡足誤加事蓋甚微何遽動夫渺茫固有誤批  
帝頰戲批帝頸者矣而天象不動可疑二也既有數必  
有應不在先生當在他人而其卒無應可疑三也意者  
當時群臣取功名於十死一生之中先生不事王侯海  
內平定而偃然荷帝眷恩心生矣侯霸位至鬪走先生



痴之若兒廷臣誰敢復清間心生六霸備奏帝此一問也帝雖以狂奴目之而禮益隆人言不可聞矣人言不可聞故托天象以問之曰犯曰急語無心甚於范升之毀謂非間計不可也嗚呼此子陵所以決意高蹈而與巢由善卷務光夷齊諸人同志也歟抑子陵肥遁之後肅宗徵高鳳順帝徵薛包桓帝徵魏桓獻帝徵管寧晉甘肅心賦畝之中憔悴江湖之上其亦聞光之風而興起者也

梁統論刑輕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陽居夏以生物為事陰居冬而積於不用之地聖人法天而立道以道德齊禮為先務或不得已而用刑則欽恤之心勝而青火肆赦議獄緩死

焉蓋失不經者有矣而豈有殺不辜者耶光武舉兵河比雖除莽苛政然觀其殺韓歆以非罪度田不實者輒致之死至來馬援死不可生之嘆則帝之施刑亦重矣今梁仲寧乃謂高惠文景以重法興衰平以輕法衰此東坡所謂如人年少不節酒色而安老雖節而病見遂謂酒色可以延年也幸而帝惟明達事寢不報嗚呼使帝從仲寧之說則刻木畫地之歌復作蒼鷹乳虎之吏再興其何以成中興之治哉吾嘗謂梁竦率以非罪下獄至梁冀遂赤其族則統之欲重刑蓋天棐之自坐耳不仁之禍由踈遽親於此可驗

柔道理天下

坤道為柔柔之道未易言也必有豈第君子之心有寬

尊長者之度百官承式四海嚮風則柔嘉之化行告訢  
 之俗易治天下之道不盡於此邪光武以焚吏民投書  
 以安反側之心除王莽苛政以復漢官之舊於馮異則  
 戒其安集於吳漢則禁其暴掠所謂柔道理天下蓋有  
 之矣然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而豈能一歸諸理哉何  
 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又曰柔順利貞君子  
 攸行蓋惟有君子之德者方能盡柔道也建武之政吏  
 事刻深數以譏言單辭轉易守長故鍾離意以長者勸  
 之鄭興亦以嚴急正之則帝之於柔道蓋深有愧焉者  
 矣此中興之美殆未盡乎

董宣僵項

宣初守江夏以慢外戚陰氏坐免未幾死令雒陽湖陽公

主蒼頭殺人捕而誅之此孟郊所謂壯志性剛決火中  
 見石裂也此柳子厚所謂執簡寧尋杜持書每去邪也  
 少平可謂愈蹶愈奮不畏疆禦矣自庸君處此必曰以  
 吾公主之尊貴而盡地數罪叱奴下車王室之羞不可  
 赦也光武則不然方其疆項不肯叩頭謝主且笑慰令  
 出而又以錢賜之豈以天子之威而不能行一令乎蓋  
 重法令是重朝廷也惟人子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朝  
 廷之法信人主之勢尊厥後宣能持擊豪強京師震慄  
 有卧虎之號有抱鼓不鳴董少平之歌宣可謂良臣哉  
 范曄作史夫何為而系之酷吏嗚呼以是人為酷吏然  
 則虎冠之吏屠伯之守將何議邪  
 馬援顛死於邊

馬文淵既征交趾復欲擊烏桓而曰男兒當死於邊願以馬革裹尸還葬耳壯哉斯言其後征武陵蠻卒於軍克成厥志孟冀烈士之稱其有所試乎然自愚言之與其先登陷陣而成外攘之功孰若脩政練兵而享內治之福乎夫夷狄寇邊固王法所當誅也然不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乎而何乃以身死邊也夫死生之際亦大矣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卜式以武帝伐匈奴而欲死於邊公孫弘以爲非人情不可近荀息以死許獻公君子以爲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馬援之欲死邊未免導君於窮征而終非陳善閉邪之義且死非其所亦徒死而已而豈得謂之死節哉吾謂援果能死節矣當王莽篡逆之秋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而乃爲奔西郡牧又

爲連城尹是爲篡逆之臣矣以春秋之法例之當以鄧離殺黨惡之罪施之也安得大言以欺世哉

### 閉關謝西域

武帝窮兵北征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蓋徒上嘉下樂好大喜功耳而西域何嘗心服哉再葉而至宣帝正乘百年將衰之運故不煩尺矢相率朝貢世歷哀平猶不廢禮于斯時也雖剛正如蕭望之請待以不臣雖智如楊雄請勿與之拒其就肯以其歸附而反閉關以拒之哉光武此舉蓋深謹要荒之辨而不勤遠略不事邊功豈非禦戎之上策乎或曰先王之世四夷來王或西戎卽叙或羗氏來享或八蠻通貢今閉關謝西域其亦矯枉過正也愚謂六狄之地不可耕而食戎狄之

人不可後而使若其來朝則必如前漢遣官都護發  
中國之兵戍疆表之地其轉輸煩費固有不可勝言者  
且既設都護則緩急不可不救萬一蹉跌傷感損重為  
中國衣冠之耻必矣此光武之閉關謝西域即先王之  
畧於荒服而以禽獸畜之也謂非御戎之長策乎厥後  
班超傳育董不守厥戒而西開三十六國以關土來遠  
為功未幾連年戰爭全軍敗沒以垂當宁西顧之憂論  
至於此而後知光武之見益於是乎不可及矣

### 馬援嬰鑠

士君子欲大有為於天下要當歛英銳之氣而相時觀  
變以為操縱之地則在我無浮躁之著而在上無猜忌  
之萌矣馬援援自西州聞關險阻破隄囂誅先零征交

趾古所謂干城之將非斯人邪然愚特惜其英氣太靈  
而老成持重之德有愧焉蓋援自騰聲三輔遨遊二帝  
固以立謀十主懷負昂之願矣然猶有可諉者曰鄉鄰  
方闢不顧被髮纓冠之急耳若夫武陵蠻寇臨沅援於  
時則既老矣隴蜀之策既顯羗秋之功已彰於是而力  
解兵柄養痾林下是乃大臣之高致也柰之何君不我  
用而顧自薦於上哉逮夫帝愍其老而不之許則亦已  
矣又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老成持重者固如是求售乎  
哉吾聞先帝欲伐先零而老國自薦於上帝問之曰將  
軍度羗虜何如老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馳上方略  
充國時亦既老矣何嘗披甲上馬以自試其能乎且雲  
臺二十八將不為少矣而顧露才揚已要功萬里之外

此猶馮婦搏虎不能自止此所以觸冒氣氣僵死軍中  
橫被謾言葬不歸墓家屬杜門宗親怖慄是誰咎哉雖  
然帝豈不知援之才畧可用而顧試之披甲上馬固已  
失待臣之體矣至於意欲明珠之疑誠亦少息矣哉

馬援戒子

秦豈言責人斯無難惟受責如流是惟難哉言責人  
之易而責己之難也馬援棄西歸漢屢著邊功固當時  
之烈士矣其戒兄子聞人過小大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  
口不可言也好議人長短妻曰死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  
誠可謂言之善者至於戒王昭若戒梁松戒呂种皆鑿鑿  
金石之語援可謂善教人矣然知戒子而不能自戒與  
所言自相背戾者多矣豈明於觀人暗於觀己邪夫人

之長短不可議固也其品第龍伯高之敦厚學之為謹  
毅士杜季良之豪俠學之為輕薄子非好議人長短者  
乎夫君子秉道義謹行檢則子弟自將革面於外洗心  
於內固非可以言耳提而使之有成也援不能表儀於  
一身之間而徒丁寧於萬里之外縱使寂寥短簡春容  
大篇皆中膏肓立標的亦無益矣而况此方人物以較  
短長有以召多口之憎騰仇人之謗乎是則援之戒子  
非以收子弟之心而反為怨家之口實也非以盡父兄  
之教而實為藁葬之禍階也詩曰君子無易由言此之  
謂矣

馬援善教

予嘗讀范曄史而知馬援為人之詳矣其行義也優其

智慮也長其膽略也壯其節操也清觀其行元喪不期  
不離墓事寡嫂不冠不入廬此其行義之優也獻策而  
虜在目中處亂而令伏牀下為虎賁將而誅李廣為隴  
西太守而滅先零此其智慮之長也平隴蜀而飛矢貫  
脛討武蠻而曳足觀賊孟異謂之烈士呂种謂之神人  
此其膽畧之壯也窮而益堅積而能散牧北地而所殖  
財貨悉班昆弟擊臨洮而所賞牛羊悉與賓客此其節  
操之清也然則中興名將曰鄧耿賈吳輩接不多讓焉  
光武於此正當錫之茅土盟之帶礪夫何聽讒口之譖  
而意以為明珠文犀遂詔收印綬致使藁葬城西哉援  
之言曰獲死國事甘心瞑目今以意以為明珠文犀吾  
黃泉之下曰必不瞑矣竊考援所以來讒口者蓋由

征武蠻無功而道其仇梁松青問之此意以之譖所由  
起也光武不容其誣而遽收印綬感之甚哉借曰援所  
載皆明珠文犀愚謂援有大功於社稷亦將千世宥之  
矣而况以疑似之譖有不可信者乎噫噫易缺皦皦易  
汗其援之謂矣惜光武之明達而見不到此也

### 明珠文犀

人莫貴於立志然有大識趣者必有大議論故即其言  
可以觀其行矣伏讀馬援之言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  
老當益壯所貴乎殖財貨者為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  
虜耳夫有財貨必欲賑施之則雖有明珠文犀援必頒  
之將士矣而肯為守錢虜乎又讀其言曰士生一世但  
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鄉里稱善人可矣

致求盈餘但自苦耳夫援之志但欲乘車御馬不求盈餘則雖有明珠文犀必將以土梗棄之矣而豈肯載之一車以求盈餘乎又讀其言曰男兒當死於邊願以馬革裹尸耳何能卧床上死兒女手乎文曰受國厚恩辛迫日索嘗願死國事甘心瞑目夫人之情大率愛生為上愛財次之援每以死自誓死尚不辭矣其肯載明珠文犀以娛兒女子乎吾知援必不為是也然則援之所以收蓋茲者何歟吾謂非為一身之謀而亦為國家之謀蓋援常欲為國任事則援乃國家所倚賴之身也援之時則既老矣顧思披甲上馬之勞服蓋茲可以輕吾身下潦上霧之地服蓋茲可以勝瘴氣此其蓋茲之載蓋亦非私已者而後世亦未之考耳嗚呼日月欲明而

彬父子兄弟代作帝師生徒受業多至卿相是亦稽古之教所致也嗚呼此亦車馬印綬之類也而豈儒者事業可稱於後世哉

### 却封禪之請

孔子刪詩定書係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為後世教亦備矣未嘗言封禪之事惟書曰至於岱宗柴言巡守而祭天也詩曰陟其高山言巡守而祀嶽也易曰王用享于岐山言至誠而祭神也何嘗祭天於泰山謂之封祭地于梁父謂之禪哉今考范曄史所載光武封禪之制有玉檢玉璽有金泥金縷有石檢石碑皆怪誕不經夫古者祭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牲用犢貴誠也戴冕璪十二旒

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祈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要之伸報本之誠而已豈假是以祈求永年者乎且帝前此下詔上壽稱美者必髡令屯田今爲此舉而又改爲中元其視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迭興之詔已大異矣胡寅所謂不法三代而法秦皇漢武謂之何哉且帝既繼漢祚何削成哀平三君而綴之孝元之後謂之九世呂后汚淫不可入劉氏宗廟而乃以之配地祇既又黜降神主歸于寢園此何理也光武之言曰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由今觀之信乎欺天矣信乎不如林放矣嗚呼使當時有稽古如許懋者出於其間則排梁松之謬而陳帝王郊祀之正禮豈至曾君於過舉終其身耶

浮雲蓋之芝蘭欲脩而秋風敗之以援之忠清而見疑於光武蓋積羽沉舟衆煦漂山世固有無兄而云盜嫂娶孤女而云過婦翁者而况於援之功高不賞乎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言見人之汚以無爲有也其光武之於馬援乎

### 桓榮稽古之力

儒者以窮理爲要以稽古爲先蓋古人嘉言善行者百世楷模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可也論其世者多識以蓄德博學以反約蓋將以立身於正大脩德於高明窮之爲孔孟達之爲伊周是亦吾分內事耳豈假此以干富貴乎桓春卿少貧窶無資常客傭十五年不窺家園其稽古亦勤矣光武既曰得生幾晚又曰真儒生蓋



以辨明經義諸儒莫及也於是自博士爲太子大傅賜以車馬印綬于時當自念無功受賞上疏懇辭若有詔必賜之而辭之不獲則當竭忠效勞以圖厚報今大會諸生祿其車馬印綬而曰此稽古之力夫不導諸生以脩道義之學而導之以干利祿之私然則君子之稽古豈要人爵而已耶嘗試論之桓元春初噍榮之自苦後獲印綬嘆曰學之爲利乃至此哉然則榮稽古以干富貴其元第知之矣且榮以稽古自任嘗有未然者何也夫稽古之人必能正色立朝決大謀建大策今頒圖讖不知諫朝原陵不之諫以日易月之制不之諫太子諸王並席之矢不之諫然則榮之稽古不過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冗說耳而何有於稽古哉或曰桓郁桓典桓

第五倫一見决聖主

第五倫字伯魚本漢循吏也每讀詔書輒曰此聖主也一見决矣夫光武所下詔書非有盤庚周誥之懿也而伯魚之誇張至此何哉夫光武以圖讖頌天下必有詔書渙發而伯魚亦將决之爲聖主耶夫通性命之情不可惑以非類明天人之理不可誣以神怪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雖有時合譬猶小數隻偶之類耳而光武信之篤聽之專至以决定嫌疑桓譚纔一開口即欲措之極刑曾謂聖主而偏見如是乎吾聞人臣之義固貴將順而尤宜匡救故以雖以商君之庸邪猶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伯魚每讀詔書必决聖主則其於責難陳善道果安在

邪大抵惟聖賢知聖賢伯魚為掾而正斗斛為守而按  
巫祝為司空而絕苛刻之吏請全外戚之家固介然有  
義行者也然斬芻牧馬失之矯激一夜十往幾於自私  
時人方之貢禹是也而豈中和之德哉吾嘗謂伯魚處  
已太駭而不脫齊人之見故擬人太高遂有聖主之決  
乎

### 桓譚非聖

識記之說自左氏傳春秋雜取神怪卜之論禍福此其  
說所由起矣然未有識語也識記之語其昉於秦漢之  
間乎吾嘗謂盧生亡秦之奏濟其源陳涉帛書之惑導  
其流眚弘再興之符揚其波甘忠可天官之書助其瀾  
王莽承訛襲謬造作符命卒移漢鼎然則識記乃先王

所必誅也而可用之邪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祠享  
配天宜矣其所謂劉秀當為天子之識特偶合耳鄧騭  
諸人盡以大義格君為心而乃以赤伏符之說勸帝即  
位此帝所以先入其說而以卜用相以議郊祀以定嫌  
疑非向者赤符之說投種而發乎桓譚習五經能文章  
亦漢通儒也雖言識之非經然一齊眾咻而非聖無法  
之誅岌岌矣蓋於此時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讀  
史至此吾深恨漢初大臣失於急成即位之謀而卒合  
他說以贊成之不虞其弊至此之深也嗚呼孰謂光武  
之明智而為識記所愚至此哉

### 桓譚何如人

桓譚論識記自孔子論性命而推之辨正甚悉史謂譚

與劉向揚雄辨折疑異漢儒吾必以桓譚爲賢也今觀  
所傳新論琴道賦詩書奏凡五十六篇鑿鑿格論時亦  
有之然諫於君而君不見用何邪愚謂大人格君心之  
非豈在於章疏之丁寧口舌之諄切哉必其德行端方  
儀度整肅見之者有以消邪心接之者足以弭逸志信  
而後諫斯沛然矣桓譚自王莽時爲掌樂大夫固已失  
節矣至於負宋弘之薦不能以正道匡君而乃爲帝鼓  
琴以鄭衛之繁聲而聞之於上此固君以俳優畜之久  
矣故其非經之論方陳而非聖之誅遂及又何怪哉抑  
愚所憾者譚以忠受罪則亦已矣叩頭流血良久乃解  
志節委靡至此昌若不言之爲愈哉孔子曰不能正其  
身如正人何其譚之一矣

樂此不爲疲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學  
至於樂則所謂亞可已而不知手舞足蹈矣光武每旦  
視朝至於日昃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曰  
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則似乎深知篤好矣然自愚觀之  
六經之理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然必自格物致知正  
心脩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能有關雉麟趾之志以  
行周官之法度而後可謂之樂道也豈效書生尋章摘  
句邪光武爲人父則以無罪廢太子而冒引立子以貴  
之說爲人夫則以無寵廢郭后而未見好德如好色之  
說爲人君則以直諫殺諫諍以非識斥桓譚而未知從  
諫弗咈改過弗吝之說然則所謂樂此不爲疲者非托

之空言邪夫知王之為真則人不得以珉珠亂之知珠之為真則人不得以魚目混之元武信圖識之篤至於決嫌疑示天下則於樂識託不為疲者有矣其於經理何哉嗚呼使當時有通經術之醇儒如仲舒者出於其間則帝之中興人業可觀矣何至於終惑識記而失為君之體哉吾於是重悲漢庭無人

### 總攬權綱

嘗謂予奪人主御天下之大柄固不可使下移然天下事變交之方來而無涯欲以一人之耳目而總攬之安得不掛一而漏萬乎光武懲王氏之禍不任三公事歸蓋閣以人主下親期會簿書之事則聰明有所不周耳且有所寄此後世任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闈終漢之世或權綱在母后而梁鄧有司晨之橫或權綱在外戚而憲翼有跋扈之亂或權綱在閹宦而節甫有黨錮之禍或權綱在武將而董卓有劫遷之變究其由皆光武不任三公而總攬之所致也君子安得不為之浩嘆

### 宮房無私愛

史謂帝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以愚觀之殆未然寵陰麗華而廢郭后郭伋諫用南陽人謂非私愛偏恩可乎哉

### 漢之所憂凡六變

西漢之所憂者始任功臣而有彭韓之難中封同姓而有七國之變下寵大臣而有王莽之禍此西漢有三變也光武懲前代之弊一洗而正之向也有韓彭之難我

是以不任諸將以事向也有七國之變我是以減同姓  
之封向也有王莽之禍我是以黜三公之權光之心自  
以爲前代之弊一旦掃除無他慮矣然東漢之所憂亦  
三變焉始而竇憲梁冀以外戚濁亂朝廷此一變也繼  
而曹節王甫以宦官黨錮士夫此又一變也終而董卓  
曹操劫遷天子此又一變也夫光武盡懲前代之弊矣  
而又有外戚之變焉而又有宦官之變焉又有武將之  
變焉豈天下之事變無窮終不可杜其源耶吾知之矣  
凡立法之必必有偏而不起之處要在人通融之得宜  
耳使光武以三公任事而外戚宦官不許預政載之詔  
令著爲後法則何以有是哉今也不任三公事歸臺閣  
此百弊之所由起也且外戚之橫使去公安李固有感器

兩漢風聲氣習

東萊呂氏謂高祖識大體而條目有踈光武於條目甚  
詳而於大體却遺此兩漢風聲氣習有寬狹厚薄緩急  
不同以愚觀之則亦過於分別矣夫高祖可取者約法  
三章爲義帝發喪誅丁公而已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之大綱可議者多也何謂其識大體邪光武用卓茂  
徵嚴光視太學則與高祖等耳獨可以其不任三公而

少耶至於光武條目品節則亦未見其爲詳悉而合於  
中道也如嚴材官而啓後世內重外輕之弊用陰氏而  
啓後世貴戚用事之弊殺韓歆而啓後世之殺大臣之  
弊廢太子而啓後世擅易太子之弊豈有至精至當爲  
萬世截然不易良法耶愚嘗溯而論之高祖純用伯道  
而西漢之風聲氣習多以霸道進光武尊尚儒學而東  
京之風聲氣習多以儒學奮此兩漢大致如此今日兩  
漢風聲氣習寬狹厚薄緩急不同則以西漢寬而厚而  
緩東漢狹而薄而急自愚觀之西漢寬矣而其流也無  
斷厚矣而其流也邪媚緩矣而其流也姑息王莽之亂  
其獻符者十而八九雖以楊雄劉歆之賢尚不自拔而  
肥遯不污者寧有幾耶東京狹矣而孤高薄矣而介急  
矣而剛正桓靈之時黨錮諸君子率以名節自砥礪而  
甘死不顧其視西京士夫奄奄無氣節而行若狗彘不  
啻雲泥也而可以爲狹耶薄耶急耶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一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二

冠帶園橋門

屏石戴璟著

凡天下之絕無而僅有者則人必翕然以駭而聳然以觀三代之時庠序遍天下人人由於詩書禮樂之中如穀粟布帛民生日用之所必有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也何至觀聽於橋門之外哉世遠人亡經殘教弛上之人不知所以教下之人不知所以學久矣漢武設庠序似矣而海內虛耗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光武中興初起大學自馬上論道投戈講藝有以開儒學之源矣逮明帝引三老五更講論經理正若鼓雅樂於淫哇並奏之餘燭庭燎於長夜晦冥